與楊虞卿書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與楊虞卿書
作者：白居易　唐

本作品收錄於《全唐文/卷0674》和《白氏長慶集/卷044》

師皋足下：自僕再來京師，足下守官鄠縣，吏職拘絆，相見甚稀，凡半年餘，與足下開口而笑者，不過三四。及僕左降詔下，明日而東，足下從城西來，抵昭國坊，已不及矣，走馬至滻水，才及一執手，憫然而訣，言不及他。邇來雖手札三往來，亦不過問道途報健否而已。郁結之志，曠然未舒，思欲一陳左右者久矣。

去年六月，盜殺右丞相於通衢中，迸血髓，磔發肉，所不忍道。合朝震栗，不知所云。僕以為書籍以來，未有此事，國辱臣死，此其時耶，苟有所見，雖畎畝皂隸之臣，不當默默，況在班列，而能勝其痛憤耶。故武相之氣平明絕，僕之書奏日午入。兩日之內，滿城知之。其不與者，或誣以偽言，或構以非語，且浩浩者不酌時事大小，與僕言當否，皆曰丞郎、給舍、諫官、御史尚未論請，而贊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也？僕聞此語，退而思之，贊善大夫誠賤冗耳，朝廷有非常事，即日獨進封章，謂之忠，謂之憤，亦無愧矣，謂之妄，謂之狂，又敢逃乎？且以此獲辜，顧何如耳？況又不以此為罪名乎？此足下與崔、李、元、庾輩十餘人為我悒悒郁郁長太息者也。然僕始得罪於人也，竊自知矣。當其在近職時，自惟賤陋，非次寵擢，夙夜腆愧，思有以稱之。性又愚昧，不識時之忌諱，凡直奏密啟外，有合方便聞於上者，稍以歌詩導之，意者欲其易入而深戒也。不我同者，得以為計，媒孽之辭一發，又安可君臣之道間自明白其心乎？加以握兵於外者，以僕潔慎不受賂而憎，秉權於內者，以僕介獨不附己而忌，其餘附麗之者，惡僕獨異，又信猜猜吠聲，唯恐中傷之不獲。以此得罪，可不悲乎？然而寮友益相重，交游益相信，信於近而不信於遠，亦何恨哉？近者少，遠者多，多者勝，少者不勝，又其宜矣。

師皋，僕之是言，不發於他人，獨發於師皋。師皋知我者，豈有愧於其間哉。苟有愧於師皋，固是言不發矣。且與師皋始於宣城相識，迨於今十七八年，可謂故矣。又僕

之妻，即足下從父妹，可謂親矣。親如是，故如是，人之情又何加焉？然僕與足下相知則不在此。何者？夫士大夫家，閨門之內，朋友不能知也，閨門之外，姻族不能知也，必待友且姻者，然後周知之。足下視僕蒞官事、擇交友、接賓客何如哉？又視僕撫骨肉、待妻子、馭僮僕又何如哉？小者近者，尚不敢不盡其心，況大者遠者乎？所謂斯言無愧而後發矣。亦猶僕之知師皋也。師皋孝敬友愛之外，可略而言。足下未應舉時，嘗充賢良直言之賦，其所對問，志磊磊而詞諤諤，雖不得第，僕始愛之。及與獨孤補闕書讓不論事，與盧侍郎書請不就職，與高相書諷成致仕之志，志益大而言益遠，而僕愛重之心，繇是加焉。近者足下與李宏慶友善，宏慶客長安中，貧甚而病亟，足下為逆致其母，安慰其心，自損衣食，以續其醫藥甘旨之費，有年歲矣。又足下與崔行儉游，行儉非罪下獄，足下意其不幸，及於流竄敕下之日，躬俟於御史府門，而行李之具，養活之物，崔生顧其旁，一無闕者。其餘奉寡姊，親護其夫喪；撫孤甥，誓畢其婚嫁；取貴人子為婦，而禮法行於家；由甲乙科入官，而吏聲聞於邑。凡此者，皆可以激揚頹俗，表正士林。斯僕所以向慕勤勤，豈敢以骨肉之姻、形骸之舊為意哉？然足下之美如此，而僕側聞蚩蚩之徒，不悅足下者已不少矣。但恐道日長而毀日至，位益顯而謗益多，此伯寮所以訴仲由，季孫所以毀夫子者也。

昔衛玠有云：「人之不逮，可以情恕，非意相加，可以理遣，故至終身無喜慍色。」僕雖不敏，常佩此言。師皋，人生未死，見千變萬化，若不情恕於外，理遣於中，欲何為哉？欲何為哉！僕之是行也，知之久矣，自度命數，亦其宜然。凡人情通達則謂由人，窮塞而後信命，僕則不然。十年前以固陋之姿，瑣屑之藝，與敏手利足者齊驅，豈合有所獲哉？然而求名而得名，求祿而得祿，人皆以為能，僕獨以為命。命通則事偶，事偶則幸來。幸之來，尚歸之於命，不幸之來也，舍命復何歸哉？所以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者，實如此也。又常照鏡，或觀寫真，自相形骨，非富貴者必矣。以此自決，益不復疑。故寵辱之來，不至驚怪，亦足下素所知也。今且安時順命，用遣歲月。或免罷之後，得以自由，浩然江湖，從此長往，死則葬魚鱉之腹，生則同鳥獸之群，必不能與掊聲攫利者搉量其分寸矣。足下輩無復見僕之光塵於人寰間也。多謝故人，勉樹令德，粗寫鄙志，兼以為別。居易頓首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